



中国油画名家

闫平

YAN PING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 赵锦剑 主编

中 国 油 画 名 家

闫 平

YAN PING

© 赵锦剑 主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油画名家·闫平 / 赵锦剑主编.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394-1974-9

I. 中… II. 赵…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4541号

中国油画名家·闫平

© 赵锦剑 主编

责任编辑：袁 飞

装帧设计：赵 宇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电 话：(027) 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传 真：(027) 87679523

邮政编码：430070

印 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8

印 张：12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4-1974-9

本册定价：150.00 元

画家艺术简历

简历

198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91年中央美院进修班毕业修完研究生课程，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家协会理事
1984年作品《矿大嫂》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获优秀奖
1987年参加“全国第一届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1993年7月参加“中国油画双年展”获提名奖（中国美术馆）
1993年10月参加“’93中国油画年展”获银奖（中国美术馆）
1994年4月参加“第二届中国油画展”
1994年10月参加“中国画·油画精品展”获优秀奖（中国美术馆）
1994年11月参加“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
1995年参加“中华优秀画家邀请展”（中国美术馆）
1995年参加“全国第三届油画年展”获银奖
1996年参加“上海中国油画艺术双年展”
1996年9月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中国美术馆）
1997年7月参加文化部庆香港回归“中国当代油画展”（刘海粟美术馆）
1999年12月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获优秀奖
2000年1月参加“世纪之门——中国艺术邀请展”
2001年参加全国“小油画作品大展”获油画艺术奖
2001年11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闫平个展
2002年1月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展
2002年5月在新加坡举办个展
2002年参加《世纪风骨50家展览》（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2003年《中国新表现主义画展》（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2003年《开放的中国》（中国美术馆）
2003年《今日中国美术》画展（北京）
2003年10月获“全国第三届油画展”优秀奖
2003年首届北京国际双年展
2004年《世纪风骨50家》画展第2回
2004年获全国第十届美展银奖
2005年“大河上下—1976年—2005年新时期中国油画优秀作品回顾展”
2006年1月应邀参加《当代视像：为收藏家举办的展览——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06年5月30日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2006年12月中国油画学会举办的《精神与品格——写实画展》
作品发表于《中国美术报》、《美术》、《美术研究》、《美术观察》、《美术文献》、《江苏画刊》、《艺术家》（台湾）、《中国油画》、《亚洲艺术》（香港）、《东方—艺术》、《艺术界》，作品多次被国外博物馆、国内外画廊及私人收藏。

出版个人专集

《中国当代油画精品集——闫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
《名家名品·闫平》浙江美术出版社2002
《闫平——真情》香港2001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闫平》广西美术出版社1994
《名家之间 黄蓓佳VS闫平》浙江美术出版社2003
《等你花儿开——闫平2005》浙江美术出版社2006
《唱不尽的牡丹亭》一闫平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画外随想

作者：闫平



绘画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它要求人全身心的投入，无怨无悔。艺术确实不是技巧，但要通过被称为技巧的东西来表达。我一直痴迷于美术大师的画面，模仿着去接近他们，读他们的画，看他们的传记，窥视他们的内心，揣摩他们的造型、构图、色彩、用笔，研究大师们的神来之笔是怎样得来的，是怎样从生活变成画面的。虽然我从不对一种艺术形式或画家顶礼膜拜。最近十年间我去了美国、俄罗斯、欧洲，从卢浮宫或蓬皮杜中心出来，在与那些大艺术家们交谈之后，我希望我赶快从美术史中出来，用同大师们交谈后得到的思绪去与自然接触，来唤醒我自由的本能和艺术的激情。

抒情对于女人来说诗一个美丽的陷阱，专门诱惑女人，在我的作品里经常有用厚颜色堆积起来的喃喃自语，喋喋不休，它需要有和它对应的东西，就是那种克制。很多人给我提出关于理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理性我不喜欢，理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生命中因为有了理性的参与，让我们变得更有智慧，使很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变得井然有序。在艺术创作中我以极大的热情呼唤感性，也暗恋着理性。

我画中的色调是主观的，这同生活和心情有关。最初给我强烈印象的色彩是大红，这要追溯到我三岁多的时候，那时父母都革命去了，我被送到单位托儿所，是长托，大年三十，天色如晦、灯光如豆的傍晚，保育员冲我举起一件人造棉的小红袄。和所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我经历了文革。看到了太多的红色，红色蕴含着太多的现实生活，与国家和个人的幸福，与灾难息息相关，虽然对过去的记忆已不再像红色本身那样清晰了，但红色始终让我有着挥之不去的沉重。

但我这个中国女人又对红色系抱有期望，比如粉红即使枯萎的状态也有一种迷人的美感。我很喜欢粉色系，每当生活中碰到困难，甚至磨难，只要看到一组粉色，就会让我留恋和热爱这个世界。它使我联想到婴儿的皮肤，想到让全世界的所有女人都渴望得到的爱情，它甚至弥补了我实际生活中真正的缺少的关于浪漫的章节。在我的作品中有很多与粉色系有联系的画。

但我画中的色系是客观的，这种客观不是刻意的模仿自然，而是能够在复杂之中加进自己的情绪，画出紧凑而简洁的东西。这个阶段我会在画面里持续多层（许多中国人在墨分五色的黑白世界里游刃有余，而在色彩的世界中，却显得贫乏没有思路，甚至从未被启发过）。反复寻找着那种期待着的不一般的色系，这种期待不是所谓的主观，而是在丰富的物质世界中寻找主题，用绘画的手法变成平面上的用笔用色的那种转变过程。

再说一下我的绘画题材“母与子”，感谢上天让我是一个母亲，自从有了孩子，生活中无论碰到多大的困难，只要看见孩子的黑眼睛，我就知道自己只能选择坚强，选择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绘画表达的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它带着我的孤独和梦想，带着许多琐碎的爱恋与牵挂，以母与子的画面呈现，现在虽然孩子已经大些了，可作为母亲的冲动却不断涌出，所以“母与子”我会继续画下去的……

欢乐与悲凉——读闫平的画

作者：邵大箴

关于艺术创作中理性和感性、哲学观念与艺术形式之间关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哲人和艺术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几种意见：艺术创作中理性与感性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纯粹的理性或感性的艺术；艺术家因其个性素质不同，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肯定会有所偏重；艺术史上的思潮与流派的分野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中艺术家们对理性或感性的偏移往往是很重要的因素，尤其在近现代西方美术思潮演变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艺术可以是纯观念的，因为一切艺术形式和语言最终留给观众的只有是观念——观念艺术的倡导者们如是说。这里我们不便讨论这些复杂的美学问题，几千年的艺术史向我们昭示的似乎是明白无误的事实，那就是赤裸裸地显示任何观念的所谓艺术一定是干瘪、乏味，没有感染力的。同样，一味无节制地渲染感情的艺术也不足取，因为这有悖于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基本原理。

当我走进女画家闫平画室之后，在脑海中很自然地闪过上面这些念头。她的一幅幅画风潇洒自如的油画作品，表明闫平是一位偏重于感性的艺术家。她受过学院的训练，学习过严谨的写实技巧，但她天性爱好自由，表现性和写意性的艺术对她更有吸引力。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85新潮”提倡的“理性绘画”之呼声不绝于耳时，她就以展示《母与子》系列引起画坛的关注。她用随意的笔触，鲜丽的色彩，表现母与子的亲情，给画坛带来新鲜气息。这些画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闫平画的是自己的生活体验，是自己做母亲的感受。闫平不把绘画看得那么神圣，也不把绘画的道理看得那么玄奥和高深莫测。她信奉单纯和朴素的生活哲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生活平淡而宁静，我像所有的母亲、妻子一样每天以最快的速度忙家务，然后独自去画室，都是柴、米、油、盐、酱、醋、儿子、丈夫……”她遵从单纯和朴素的创作原则，画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当她做了母亲之后，对她来说最动情的是自己的儿子，因此，母与子便成为她绘画创作的主要题材。

绘画史上有许多女画家都取材于母与子的场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国印象派画家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1844—1926）的作品。卡萨特的这类题材也是由她个人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她画的是自己家庭的生活情景。卡萨特和闫平这两位女画家创作的母子画面，都充满着亲情的诗意，卡萨特的语言偏于写实，闫平重于表现。闫平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不拘泥于真实的人和真实情景的描写，更多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在形式技巧上，两位女画家都重视绘画性，重视笔触与色彩语言的运用，只是闫平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所涉猎，她十分喜爱马蒂斯和毕加索的艺术，又具有中国民族传统艺术修养，比卡萨特更重视绘画语言的书写性。

“书写性”这是品评中国绘画的用语。历代中国绘画，尤其是文人画，是用较柔软、灵便的毛笔绘制的，以书法的线为造型基础。笔线的曲折起伏和长短粗细的交织，笔力轻重缓急的无穷变化，点擦皴染的灵活运用……这些绘画手段所造成的节奏和韵律，赋予中国画以写意的特征，不重形似而重情与意的表达，即在形式语言中更强烈地抒发创作者的感情。“书写性”针对“制作性”而言，一切绘画创作都具有书写和制作双重属性，前者更牵动人的心灵而含有精神性，后者更多地属于手艺与技术。闫平的油画造型语言不是靠工夫“磨”出来的，而主要是靠自己的功力与修养“写”或“画”出来的。闫平欣赏和喜爱文人画，她在母与子的系列油画创作中采用了文人画的某些技巧，在我看来不是她的刻意追求，而是受传统文人画熏陶的结果，或者说是由于她的艺术天性易于接受文人画传达出来的信息。近二十多年来，在我国画坛中出现了令人厌倦的“做”画风气。“做”的绘画不论是具像写实还是抽象的，都缺乏神韵。在这种情况下，闫平有灵性的“书写性”油画作品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好评，就更不是偶然的了。

“母与子”是一个叙说不完的故事，至今闫平还在这个题材中不倦地探索。她似乎不是在发掘它的思想深度，而是在绘画语言的丰富性上寻找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她也在扩展自己的绘画题材，近几年来，闫平创作了《小戏班》系列。所谓“小戏班”，就是传统地方戏或杂技演员班子。这群艺人的社会地位虽然卑微，但他们有自己的行会生活习惯，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举止、言行有缠绵悱恻的特性。闫平在农村的一段生活经历，对小戏班的生活很熟悉。她了解和同情这群艺人。通过画他们的化装、排练，以及消磨休闲时光的情景，悄悄地在倾诉隐藏在她心底的对他们的复杂感情。不同于《母与子》系列的是，闫平在这些作品中表达的是一种内在的恻隐之心，闫平在描绘他们“艳丽”的外表时，赋予这些“优伶”形象一丝淡淡的哀愁。

写到这里，我忽然向自己发问，闫平画作中的基调是欢乐的还是悲凉？我之所以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我在她的作品前面徘徊时，画面上向我传送这两种情绪，它们又难解难分地

交融在一起。闫平自己说的话，也不时给我一些提示：“每一幅画都是琐碎生活的影子，是我的日记。日记里写着我的秘密，我用自己的色彩符号叙述着我的快乐和悲伤。春去秋来、聚散离合以及生活中许多细小的变化都让我感怀，我害怕岁月的流失，害怕老去的孤独和寂寞。每一个落日黄昏，看着屋内弥漫着柔和的光，那暖暖的气息使我紧张疲惫的心松弛了，让我品味到生命的价值，我感到了一种活着的感动。”（闫平：《画外随想》）从这段话语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闫平善于捕捉自己瞬间即逝的感情，而且珍惜自己对事物、对人生的体悟。恐怕正是有这些生活感受和体悟溶化在她的血液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画笔，赋予她绘画语言以丰富的情感色彩。我想，闫平不能单纯地被归入“给人们提供欢乐”这一类型的画家。闫平这一代人享受着改革开放时代阳光的沐浴，他捕捉身边的喜悦和欢乐，但“文革”灾难留下的心灵创伤仍隐隐作痛。“那些年少时对生活的憧憬在‘文革’岁月里被现实残酷地撕碎了……”（同上）她用这样的语言写她那一段生活的回忆。这段话有助于我们解读她的作品。

女人爱花，不少女画家爱画花。在闫平的《母与子》和《小戏班》系列中，经常有花卉出现，此外，她还创作了不少独立的静物花卉，描绘大非洲菊、芍药等。闫平不仅在盛开的鲜花中看到了生气和喜悦，看到了丰富的色彩，而且还看到了鲜花盛开之后的败落，在花开花落中她咀嚼着人生的甘苦，生命的短暂……

偏重于表达感情的画家闫平，在她偏爱的粉红色调中，在她驾驭自如的灵动线条中，在形与色交响的画面构成中，她享受着绘画创作的无穷乐趣，向我们呈现她发现的美，同时悄悄地在向我们传达她的思绪和她深藏于心底的秘密。

闫平是一位情感性的艺术家，但她又对人生和艺术有独立的思考。

她的画写生活的欢乐，还写欢乐后面的悲凉。

2006年3月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杂技班子

1993年

布面油彩

163cm × 146cm





秋馨

1995年

布面油彩

140cm × 120cm





我们再舞

1994年

布面油彩

160cm × 140cm



我们再舞之二

1996年

布面油彩

160cm × 140cm



母与子

1999年

布面油彩

120cm × 120cm





母与子

1999年

布面油彩

140cm × 160cm

